

编者按：一场“晋北风韵——雁门关外28曲”赏析会荟萃了已故著名音乐人、词曲作家张枚同作词的优秀歌曲，让人再忆起这位一生勤勉、才华出众的老人。老先生创作出一首首脍炙人口、传唱至今的作品，皆源于对晋北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这次赏析会带给现场观众极大的感染与震撼，也再次激发众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，曲艺界代表柴京云先生、山西大同大学郭剑卿教授更是直抒胸臆，写下以下感言与评价。

## 张枚同音乐文学创作启示录

□ 郭剑卿

张枚同、程琪（张枚同先生的爱人）两位先生的名字早在1980年代就刻在我的记忆中。我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听着唱着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心里有一个情结，也怀着深深的敬意。作为张枚同歌词歌曲的爱好者，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的批评者研究者，我对张枚同音乐文学的研究也担着一份责任。

曾指导研究生承担一项校级课题《张枚同年谱》，完成了《张枚同创作年谱》初稿，去年还申报了一项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《张枚同歌词创作与山西音乐文化的建构研究》。

2026年5月16日，大同市文联、大同市音乐家协会共同举办的“晋北风韵：雁门关外28曲赏析研讨会”，不但是对张枚同先生的最好纪念，也是重视和推动本土音乐文学研究的新起点。张枚同先生一生创作了1600多首歌词，程琪先生最新精选的《为了看阳光》有300首。此番集中围绕他的28首专题研讨，聚焦的是“晋北风韵”这一内核。由此引发的欣赏拟从三个维度切入。

### 一个创作母题： 塑造塞北/大同文化形象

张枚同对这方水土的讴歌始于20世纪80年代，迄今将近半个世纪，堪称横跨两个世纪的痴情咏叹。写于1984年的第一首《我的家乡在塞北》中，词人已经把莽莽北岳、巍巍云冈，莜麦银浪、胡麻飘香纳入创作视野，并很快由柴京云作曲传遍全国。这首歌好像一个预言也是一支序曲。以此为起点，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中，张枚同先生沿着这个母题不断开拓，成就了写大同唱塞北系列音乐组曲。从历史纵深处的雁门关、金沙滩，到矗立千年的应县木塔；从替父从军的花木兰、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到开凿云冈的昙曜；从创业年代的矿工、古城小燕、走过四牌楼的红衣姑娘到西口口的大脚女女，几乎囊括了塞北大同的前世今生。从风物风光风情到人物人情人心，一颦一笑一举一动，皆是塞北的魂。有人评价张枚同的歌词是一部塞北大同的编年史，这是张枚同先生为塑造塞北大同文化形象做出的艺术贡献。

### 一种生命回归： 从大江东去到满目青山

在欣赏这28首歌词时，它们的创作时间引起我的注意。除了上世纪80年代的那首《我的家乡在塞北》；其余都写于新世纪，尤其集中于2020—2023年期间。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，依然保持并喷式的创作高峰和激情。《我站在塔山之颠》的慷慨激昂，《古城留影》的雄心担当，毫不逊色于40年前那首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端的是宝刀不老豪情依旧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这一时期歌词创作呈现出一种生命底色、精神本色的悄然回归。这种微妙的变化似乎折射出张枚同先生晚年的通透豁达。从壮年时期

大江东去的时代咏叹，自然切换到满目青山夕照的从容自在。看故土山水，品日常诗意，恬淡天真乐在其中。他写恒山，抓住那“绵绵雨 雨绵绵”的灵光一现，把一份对家乡山水的“恋”意，妥帖地安放在字里行间，有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意境。从《恒山恋》的“恋”到《醉在士林》的“醉”，能触摸到张枚同晚年心境的两面：一面是与这片山水达成和解，彼此温存的安宁；另一面是面对这片土地的深邃与古老时，既有近乎悲壮的沉醉与震撼，也有童心童真的甜蜜忧愁。当回到历史纵深处的《雁门关》，尽管有“金戈铁马”“旌旗招展”“喋血三边”的传统边塞意象，但张枚同淡化“凭吊”之意，北望“金沙滩”，回首“滹沱岸”，赞的是而今家门口的雨细风暖、天高云淡。

从艺术上看，这一时期的抒情回归到一种纯朴的民歌体、活泼的口语体和亲切的对话体。“西口外的风沙”“长城边的牧歌”“胡麻花儿蓝”“谷穗儿黄”“海红果”“山丹丹”红，铺金的忘忧草叠翠的绿树，这些意象不是拼凑地方标签，而是他对晋北风物经过一生消化后的自然吐纳。他用“不要告诉我”的俏皮表达对芦芽山的心仪，他用如话家常的“你说你……”倾诉对土林的相知，他在古都夏夜细说悄悄话，他也直接坦荡唱出“塞上最美就数我家园。”有趣的是，晚年的语言风格反而更接近早期作品的明朗与开阔：“这一湾的水，这一湾的山，这一湾的大黄河，这一道老牛湾”，开篇就是叠句铺排，气韵酣畅。这充分显示了张枚同先生在变与不变之间不逾矩的气象格局。从《雁门关》的历史悲壮，到《士林》的苍凉沉醉，再到《老牛湾》的质朴安宁，张枚同晚年四首（《恒山恋》《芦芽耸翠》《醉在士林》《老牛湾》），恰好勾勒出一段完整的精神旅程：从“对话历史”，到“沉入地底”，再到“醉于奇观”，最后“归于家园”。张枚同丰沛博大的赤子情，如春风吹遍家乡四野，似夏雨滋润乡人心田，也为自己艺术生命找到了安放灵魂的港湾。

### 一个文化现象： 百川归海，天下大同

张枚同是大同的张枚同，也是中国的张枚同。张枚同的歌词创作面向全国，但他为塞北大同塑形作传一往情深，大同也因张枚同而引以以为荣。令人感动的是，为这方热土讴歌吟唱的远不止张枚同一人，我们喜欢的大同数来宝创始人柴氏兄弟，多年来与张枚同合作的本地作曲家歌唱家，他们用一颗爱家乡的赤子心合力演奏一部塞北大同的交响乐，百川归海书写着天下大同的城市文化形象。词达意曲生情，词曲如同双向奔赴的舞者，二者的相遇恰似灵与肉的结合，催生出1+1大于2的艺术效果，烘托升华着雁门关外28曲的“晋北风韵”，使“天下大同”的城市精神获得了鲜活形象的演绎。



张枚同先生

## 心中的灯塔 岁月的长歌

——追忆词坛良师张枚同先生

□ 柴京云

岁月流声，曲韵长存。四十余载光阴倏忽而过，旋律几经流年更迭，唯有心底那束光亮始终温暖明亮。于我而言，张枚同先生便是伫立在我音乐创作道路上永不熄灭的灯塔，照亮我半生谱曲之路，指引我在音符山河中坚守初心、步履不停。回望与先生相伴相知、携手创作的岁月，每一段过往、每一首佳作、每一份教诲，都化作绵长温情，沉淀为我艺术生涯里最珍贵的珍藏。

初识结缘，曲韵相伴，一晃便是42年。1984年，我与张枚同先生携手创作《我的家乡在塞北》，一纸词章、一曲乡音，开启了我们长达半生的艺术羁绊。四十二载春秋寒暑，先生质朴隽永、意蕴绵长的歌词，始终是我音乐创作最动人的灵感源泉、最坚实的前行动力。深耕词坛数十载的张枚同先生，以赤诚之心书写时代、描摹乡土、共情人间，他的文字不堆砌浮华辞藻，不追逐潮流缥缈，自带烟火温度与岁月厚度，为我的谱曲创作赋予了无尽的灵气与底蕴。

那些朝夕研磨、以歌为伴的岁月，依旧历历在目。多年来，我举办的每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，大半曲目皆出自张枚同先生的妙笔。一字一词，皆是匠心；一曲一歌，皆是默契。先生惜才重情，倾心扶持后辈，他为我《黄河之声》作品集亲笔作序，以笔墨寄期许、以文字传匠心。在病痛缠身、卧病在床之时，依旧心念我们的创作情谊，伏案写下《我和柴京云柴师写歌》创作手记，字字真诚，句句滚烫，记录着我们两代人深耕乡土音乐的初心与坚守。这份跨越病痛、纯粹赤诚的艺术情怀，让我终生感念，久久动容。

山河有期，师恩难忘。先生溘然长逝后，悲痛之余，我始终怀揣敬意与缅怀，传承先生的音乐理想。在先生离世百日之际，我写下《只言片语话枚同》，以文字寄哀思、以笔墨忆良师；随后倾力筹办“张枚同柴京云柴师作品赏析会”，将我们多年携手合作的16首作品逐一唱响。一曲曲熟悉的旋律回荡耳畔，既是对过往合作岁月的深情回望，更是对先生崇高艺德、温润文心最真挚的致敬。灯火映曲声，弦音寄相思，声声句句，皆是追思，皆是传承。

人生风雨骤至，在我因恩师离去而心绪崩塌、几近迷茫彷徨之时，是程琪老师（张枚同先生的爱人）温柔坚守、挺身而出，为我重燃心中熄灭的灯火，接续起这份珍贵的艺术薪火。年高体弱的程琪老师，不惧辛劳、潜心耕耘，耗时整理出300

首张枚同先生的经典词作，让先生毕生心血得以留存传世、生生不息。不止于此，她接续先生未尽的艺术追求，倾力筹划《花木兰》组曲创作，精心打造“晋北风韵——雁门关外28曲”赏析盛会，深耕晋北乡土文艺，传承地域文化根脉。

幸得文脉赓续、薪火绵延，在这次赏析会上，我与女儿柴帅谱曲创作的《西口口的儿女好大的脚》《金沙滩的风》《琵琶老店琵琶声》《俺也是棵忘忧草》《谷穗黄了》《我的家乡在塞北》6首作品有幸入选。这些扎根塞北乡土、描摹雁门风情、镌刻桑干风骨的作品，皆是循着张枚同先生的创作初心而作。能以旋律传承先生文脉、以歌声续写乡土乐章，让晋北大地的烟火风貌、人文底蕴随曲流传，于我而言，是莫大的慰藉，更是沉甸甸的责任。

半生品词，终懂风骨。深耕合作四十二载，我始终偏爱张枚同先生的词作，其魅力藏于烟火、显于风骨，归根结底便是八字真谛：人、事、情、趣、品、度、眼、味。

先生的词有人间烟火，字字描摹寻常众生，刻画乡土百姓百态，鲜活立体、真切动人，从不空洞悬浮；有世间故事，立足塞北大地、回望岁月沧桑，一草一木、一风一俗皆可入词，有过往、有传承、有底蕴；有赤诚深情，藏乡土眷恋、怀家国温柔，情发自心底、融于笔墨，真挚动人、直抵人心；有鲜活意趣，语言质朴灵动、通俗明快，接地气、近人心，兼具生活灵气与艺术活力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先生词作有风骨格调，大雅若俗、质朴高级，不媚俗、不浮夸，文品高洁、初心纯粹；有格局气度，立足乡土、放眼时代，既有小桥流水的细腻温柔，亦有山河辽阔的家国胸怀，张弛有度、意蕴深远；有词眼有点穴，以独到眼界，深耕地域文脉、紧跟时代步伐，既能书写塞北风情、雁门风骨，也能唱响时代风华、青春理想，立意新颖、视角独特；有绵长余味，字句凝练、韵律悠扬，初听亲切温暖，细品意蕴无穷，历经岁月沉淀，依旧历久弥新、百听不厌。

四十余载曲声漫漫，一盏灯塔照亮平生。张枚同先生虽已远去，但他的文字永存、精神长存、文脉永续。他是我艺术路上的引路良师，是我心中永不落幕的灯塔，更是晋北文艺沃土上不朽的歌者。往后余生，我将继续执手中音符、守心中热爱，承袭先生艺德文脉，扎根乡土、深耕创作，以旋律传风骨、以歌声寄深情，让先生笔下的人间烟火、塞北风情、时代长歌，在岁月流转中久久回响、生生不息。